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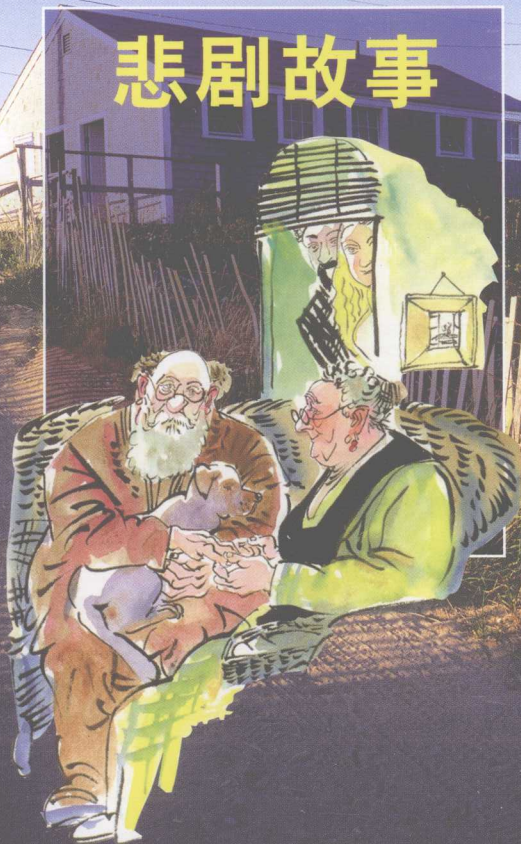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悲剧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悲剧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3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251-9

I.悲...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5623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悲剧故事

主 编: 何承伟

编 委: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251-9/G·071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205)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山村风流事

丑汉遇艳	2
流言四起	6
弱女夜告	8
虚幻情人	11
揪心哭诉	16

痴情冷美人

美人之谜	20
野林孤坟	23
黄泉人归	28
两个男人	33
拍卖女奴	36
盼盼出走	37
歇斯底里	40
痴情无情	42

海角情

情侣失踪	48
义妹撩情	51
河中遇险	53
深夜告密	55
青山释疑	58
巧遇恋人	62
去路何在	64
路转峰回	66

风波迭起	69
冒险定策	72
血祭海涛	76

泾河系艳魂

冰冷洞房	83
荒唐求助	88
情丝难断	92
可耻交易	96
泪水难流	101
三座新坟	105

麦子长出来了

负心抛弃	110
心心相印	112
色狼插足	116
麦出魂归	119

冤狱恨

东家窃玉	124
丈夫遇害	126
含冤下狱	130
屈穿“红鞋”	132
扳倒知县	136
油锅摸钱	141
再告“青天”	144
惨骑“木驴”	148

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反倒不容易得到人们同情。



山村风流事



丑汉遇艳

赣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有个小村庄，叫做苦竹坳。村里有个李石匠，长得牛高马大，肥头大耳，一脸的滚刀肉，像个屠夫，脾气又暴烈，都三十四五了，媳妇还不知在东南西北哪只角。

这天，他扛着一把镢头上山，想挖几只竹笋，炒腊肉下酒。当他翻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竹林，朝一处山窝窝里走去时，透过密密麻麻的竹叶，发现瀑布旁边，有一团白晃晃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躺在那儿。他心里一惊，连忙奔了过去。

他跑到跟前一看，不由得惊呆了：只见一个俏模俏样的姑

娘，枕着一头瀑布似的秀发，浑身一丝不挂地仰卧在草地上，两眼紧闭，好像是睡着了。她的身旁，还放着一张没画完的铅笔风景画。

李石匠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见到女人的躯体。霎时间，他的眼睛鼓得像田螺，心口“咚咚”跳，嗓子眼发梗，梗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他手脚乱颤，却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他想：莫非是做梦？要不就是仙女下了凡？

但是，他马上就发现不对头，姑娘的衣裤七零八落地扔在四周，额角上青了一大块，下身的草地上，还流了一摊血。顿时，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哪里是做梦？更不是什么仙女下凡，分明是遇上了奸杀案！天晓得这姑娘是死还是活？如果死了，得保护好现场，赶快去报案；倘若没咽气，则救人最要紧。

李石匠走近前，用手在姑娘鼻孔上一试，好像没了气，再摸摸她的心口，心脏却还在“扑扑”跳。他当机立断，随手扯过两件衣裳，胡乱地给她遮了羞，然后抱起姑娘，撒开双腿，飞步流星地朝山下奔去。

经过医生的紧急抢救，姑娘终于脱了险。姑娘名叫陈春宁，家住山那边的陈家村，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已经好几年了。这姑娘平时言语不多，很文静，却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闲来无事时，喜欢独自钻到幽静的山林里去溜达，随身还带着画本和铅笔，见着什么好花好鸟好景致，便着意把它描下来，虽然比不上店里挂着卖的那些画儿，看上去倒也活灵活现。这天她特意到山背画这道瀑布，没想到被三个流窜的歹徒盯上了，他们暗中尾随在她身后，趁她聚精会神描画的当儿，猛地扑上去将她击昏在地，惨无人道地轮奸了她……

几天后，一个身上拾掇得清清爽爽的中年妇女来到苦竹坳，她是春宁姑娘的母亲。春宁出事后，连大门都不愿出，她母亲只得自己提了一只老母鸡，代女儿向李石匠谢恩来了。

李石匠十分热情地将春宁娘请进屋，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忙得手慌脚乱。他虽然只比春宁娘小七八岁，却一口一个“伯母”叫得不得了的亲热，那股殷勤劲让不明内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春宁救了他，而不是他救了春宁。

春宁娘将那只老母鸡恭恭敬敬地递给李石匠，李石匠用手一挡，笑嘻嘻地说：“伯母，这老母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的，留着您自己滋补身子吧。往后说不准我给您添麻烦的日子多着呢！”

春宁娘见他高低不肯收，心里很过意不去，便十分诚恳地说：“您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就是，只要能做到……”

“能做到，能做到，”李石匠就等这句话，“伯母，不知春宁姑娘有对象了么？”

春宁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提亲的人门槛都踩得断，可春宁总是说她爹死得早，弟妹们又小，想多在我身边帮几年，没想到……唉——”说到这，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撩起衣襟，一个劲地擦眼睛。

这会儿，李石匠那张滚刀肉的脸，忽然泛起了猪肝色，变声变调地说：“伯母，您别难过。我有句话在心里憋好几天了。”说着他使劲咽了一口口水，说，“您看我这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日子多难挨呀，要是您老不嫌弃，就认我一个女婿吧！反正嘛，春宁姑娘身上那些我不该看的地方，那天我都……”说到这，他咧开大嘴，只是“嘿嘿”地傻笑。

春宁娘不由打了个愣怔，说：“承蒙您看得起，不过婚姻大事要女儿自己作主，光我做娘的答应也没用，待我回家跟她商量商量，日后再回您的话吧。”

李石匠嘴里说着“行行行”，头点得像鸡啄米，然后像送丈母娘一样，一步一弓腰，一直将春宁娘送出了村口。

其实，刚才春宁娘说那话，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她想：尽管我女儿被坏人糟蹋了，可也轮不到你这个屠夫样的人来娶她呀。她在回村途中就暗暗打定主意，赶快到那些曾来求过亲的人里挑一个青皮后生，尽早让女儿嫁出去。

但她万万没料到，当她托人去提亲时，以前那些围着女儿打磨磨的小伙子，如今一个个像篓子里的泥鳅，溜的溜、缩的缩，谁也不沾边了。上门来提亲的有倒是有几家，可不是驼子就是瘸子，要不就是离了婚或死了老婆的鳏夫。挑来拣去，李石匠倒是条件最好的一个了。春宁娘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暗自庆幸那天没有一口回绝李石匠，要不然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更麻烦了，看来只有嫁给他了。

可是春宁哪会同意这门亲事呢？她痛不欲生，几次想一死了之，可又不忍心抛下亲娘和弟妹们。生性懦弱的她架不住母亲那泪水涟涟的哀求，终于把心一横：反正这辈子没好光景了，认命，一嫁百了吧！

元旦这一天，新娘子进了村，把迎亲队伍都搞乱了阵脚，敲锣的掉了锤子，点鞭炮的烧伤了手指。为啥？大伙儿的眼珠子都好像让新娘子给勾住了。春宁委实长得俊俏：苗苗条条的身段儿，高高隆起的胸脯儿，乌溜溜的长辫儿，深幽幽的大眼儿，鲜嫩得像滴水的鹅蛋脸儿，腮边上两只甜甜的酒窝儿，简直要把画片上的电影女明星都给比下来。好多人暗暗替春宁惋惜：要不是失了身，无论倒轮顺轮，也轮不到李石匠跟她拜堂成亲呀！

老光棍娶上了新媳妇，那个乐哈劲就别提了。白天不说，光是半夜里，李石匠都常常爬起来拉亮电灯，贪婪地盯着身旁躺着的这个天仙般的美人儿，一个劲地傻笑。有些人虽然当面恭维他福气好，却又不咸不淡地说上一句：“你媳妇漂亮是漂亮，可惜是个‘处理品’。”他听了一点也不恼，反而乐哈哈地说：“‘处理品’有啥不好？能用就行呗！你没见商店里那些处理品，俏得

很,不找路子还买不到哩!”

可是有一天,李石匠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

流言四起

李石匠不是三岁小孩,为啥一下变了脸呢?

原来,他成亲不到一个月,村里就冒出了不少闲言碎语,说有人看见春宁趁他出门打石的机会,躲在后山上的树林里跟别的男人幽会。起初李石匠还不太相信,以为是别人闲得无聊,故意拿他开心,后来风言风语越来越多,说得有鼻有眼的,他这才回过头来。一想,发现是有点不对劲:春宁嫁给自己以来,虽然家务事做得井井有条,可她那嘴角上的两只小酒窝像是摆样的,从未给自己盛过一丝笑意。特别是当自己搂着她过夫妻生活时,尽管她顺顺从从,眼窝里却总是盈满了泪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羊羔。要是心里没装别的男人,哪会是这个样子呢?不过李石匠毕竟没抓着凭证,又不便发作,只好窝着一肚子闷气。将心比心,他脸上还笑得起来么?

却说村西头有个胡篾匠,同李石匠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一天晚上,李石匠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想吐吐心头的闷气,便向他家里走去。

胡篾匠与李石匠虽是同年同庚,长相却截然相反,清清瘦瘦,一副精精干干的样子。他见老朋友来了,像往常一样,叫老婆临时炒了几个菜,从橱子里拿出一瓶“浮云特曲”,与李石匠对桌而饮。李石匠一声不吭,只是提起那瓶烧酒,一杯又一杯地往嘴里倒。

胡篾匠见他像只闷葫芦,不由得担心地问:“老兄,你好像有啥心事?”

李石匠“咕噜”一声,又灌了一杯:“你听见啥闲话吗?”

胡箴匠支支吾吾：“没、没听说啥呀。”

李石匠的巴掌在桌上猛地一拍，说：“你他妈的真不够味！别人还说你我是割头换颈的朋友，连这样的事情都瞒着我，什么鸡巴朋友，屁！”

胡箴匠被他骂得十分尴尬，连忙交心交肺地说：“唉，老兄，别发火啦，我又不是聋子，哪里会听不到？我是怕老兄听了心里难受。”这时候，他才不得不告诉李石匠：那些闲话并非谣传，他有一次去后山砍竹破箴，就曾亲眼看见春宁跟一个陌生男人躲在树林里，搂在一块亲嘴……

李石匠听到这里，哪里还坐得住，“嚯”地一下站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摔，扭头便走。

胡箴匠追到门外连喊几声，李石匠连头也不回，胡箴匠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返回了屋里。

李石匠火气冲天地跑回家，掀开被窝，一把将春宁揪了起来。从梦中惊醒的春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满面惊慌地望着李石匠。

李石匠刀眉倒竖，怒目圆睁，高声吼道：“好哇，你个忘恩负义的‘处理品’，竟敢偷人养汉！我不在家时，你到山上跟别人干了些什么？说！”

春宁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全身一个劲地打颤，嘴角抽搐了半天，才迸出三个字：“你瞎说……”

“啪”只听得一声脆响，春宁被李石匠一个耳光从床上扇到了地上。她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嘴里涌起了一股黏糊糊的东西，用手一摸，满巴掌都是血。

她“呜”地一声哭起来，双手捂住脸，发疯似的从屋里冲了出去。

李石匠一愣：莫非她去寻短见？不可能，当初她被流氓“开了苞”都没舍得死，现在更不会。准是到娘家去告状。一个寡

妇，怕个尿！我一肚子火气正愁没处出呢。到头来她还得自己扯篷自己落，服服帖帖回家来。想到这，李石匠把大门一拴，爬上床倒头便睡，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

弱女夜告

李石匠没猜错，春宁正是到娘家去告状。

她借着星光在羊肠小道上狂跑，路旁的树枝不时地抽打着她，她一点也不觉得痛；茅草中的藜藿不时地划破她的衣裤，她一点也没察觉，只是一个劲地往前奔。

当她磕磕绊绊地跑到娘家时，屋里黑漆漆的，母亲和弟妹们都已睡下了。母亲听见敲门声，爬起来拉亮电灯，开门一看，只见女儿衣衫零乱，披头散发，脸上血迹斑斑。母亲一时吓慌了，结结巴巴地问：“宁子，出、出啥事了？”

春宁一头栽进母亲怀中，“哇”地一下放声大哭起来，哭得身子一下一下地抽动。

春宁娘连哄带劝，好容易才使女儿止住哭，听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自己也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连忙打来一盆热水，亲手帮春宁擦干脸上的血迹。当下决定，如果李石匠不上门赔礼道歉，就让女儿长期在家里住下来，再也不回去了。

春宁洗好手脚，脱下脏衣服，钻进被窝，这才觉得又累又乏，眼皮直打架，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她觉得好像有人在摇自己，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原来母亲一直端坐在床前。

她奇怪地问：“娘，你怎么还没睡？”

“宁子，妈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娘，瞧你，在我面前有啥话不能说呀？”

“不知你、你自己有没有啥地方不、不检点……”

“怎么，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

“不……不是这个意思。”春宁娘连忙申辩。她从橱里取出一套干净衣服，递给女儿：“你穿起来。”“干吗？”“妈送你回去。”“什么？”春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我们怕他不成？”“不是怕他。”春宁娘叹了一口气，“要是你今晚不回去，李石匠那张比茅坑板还齜齜的嘴巴，啥话会说不出？如果在村里传开来，往后你怎么做人……”

不等母亲说完，春宁从被窝里猛地坐起来：“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他去说好了！”

母亲固执地摇摇头：“可你跟别人不一样，做姑娘时就失了身子……”

春宁颓然地瘫倒在床上，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悲声喊道：“难道那是我的过错？”

春宁娘也满脸泪汪汪，八串珠子散了线：“那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年轻，还不懂……宁子，娘求求你，看在救命恩人的份上，让让他，还是回去吧，只怪我们母女俩命苦……”

春宁听了这些话，再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穿好衣服，下了床，拔腿就往门外走。春宁娘打着手电筒追出来：“等等，娘送你回去。”

春宁惨然一笑：“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这么大，会没个说理的地方。娘，你别操心了，我到乡政府找妇女主任去！”说完，她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手电筒，一扭身就钻进了夜幕之中。

春宁敲开妇联余主任的门时，已经半夜过后了。余主任年纪四十挨边，是个麻利泼辣的妇女干部，她听春宁把情况一谈，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她抬腕看看表，一把拉起春宁的手，齐刷刷的短发往脑后一甩：“反正下半夜了，也睡不安稳，走，找他算账去！”

李石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见是满面怒容

的余主任陪着春宁回来，心里不免有些发怵，连忙陪着笑脸把她俩迎进屋内。

余主任一进门就放起了连珠炮：“好你个李石匠，还有点人味么？打起老婆来就像打石头一样。你看看，人家细皮嫩肉的，被你糟蹋成啥样了？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说春宁有外遇，有啥根据嘛？”

李石匠吭吭哧哧地说：“村里人都这么说……”

“屁！”余主任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你就相信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告诉我，是谁这么说，我找他去。”

李石匠本想把胡篋匠给端出来，但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觉得不能出卖老朋友，所以那些话在舌头上拐个弯又咽了回去。再说，他觉得妇女主任的心总是向着妇女，即使说出来她也未必会相信。清官难断家务事，跟这些干部还是少纠缠为好。于是，他就勾着脑袋不吭气。

余主任见他一声不吭，以为他认了错，口气便软和了许多：“你呀，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还不知足，要是换了别人，疼都疼不够哩，哪还舍得打呀？往后可不能这样啦！”

李石匠巴不得她即刻就走，只是鸡啄米似的点头。余主任见调解成功，说要到村里一个熟人家去打盹，便向他俩告辞。走到门口又返回来，亲切地拍拍春宁的肩膀，说：“你丈夫打人是不对的，不过你也得看到他的优点，他敢于冲破世俗观念的偏见和你结婚，也是不错的。你自己往后同别的男人接触时也要尽量注意影响，免得别人说闲话，你说对啵？”

春宁没想到余主任会各打五十大板，心里不知是啥滋味，鼻头一酸，眼泪又涌了出来。

李石匠点头哈腰地将余主任送出门后，重重地将门一关，“呼”地一下转过身子，露出满脸凶气，一步一步朝春宁逼了过来……

虚幻情人

李石匠一直将春宁逼到墙角，把她掀翻在地，用脚踩住她的胸口，厉声问道：“往后你还告状吗？”春宁紧紧咬住嘴唇不说话。“你还敢犟？”李石匠抵住春宁胸口的那只大脚往下一踩，春宁只觉得一阵窒息，五脏六腑像要裂开一般。她知道，只要李石匠再用一点力，她的胸肋骨就会断裂，这个世界也许就没她的份了……她艰难地吸了一口气：“你松松，我再也不告了……”

李石匠冷笑几声，伸出蒲扇似的大手，一把揪住春宁的头发，将她悬空拎了起来；“说，你在后山上到底跟谁亲嘴啦？”

春宁只觉得整块头皮被掀开了，悲怆地喊道：“我没有……”

李石匠猛地飞起一脚，狠狠地朝春宁的下身踢去。春宁“扑通”一声跌倒在地，痛得整个身子痉挛成一团，脸上霎时变成了死灰色，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李石匠又将她一把拎起：“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我就把你往死里踢。”说着，他抬起脚又对准了春宁的下身。

春宁一把抱住李石匠的腿，泪水从眼角滚了下来：“留我一条命，我说……”

春宁说，有一天李石匠出门打石去了，她把该做的家务事都做好，觉得日子实在难以打发，想出去散散心，就锁好房门，信步朝村后走去。她爬上一座小山岗，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习惯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便触着了一件硬邦邦的东西，摸出来一看，是半截没用完的铅笔。春宁望着这半截铅笔，犹如望见了自己被埋葬的青春。她不忍心再看，顺手将铅笔往远处一扔。谁料一个过路人刚好从大青石后面冒出来，“扑”地一声，铅笔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过路人的脑门上。春宁一下红了脸，连忙垂下眼睑向那人道歉。那人说了一句：“没关系。”声音虽然不高，却